

一种关注

游乐园还是生产力？

——重新认识短视频

花晖

“小程序短剧”的悄然兴起让我们看到，短视频的生产序列正围绕着不断变化的观者喜好与市场需求，指数级地丰富起来。当过往经验已经无法解释短视频发展的诸多现象，也许是时候重新思考：短视频究竟是什么？

——编者

影像是什么？自电影诞生之日起，这种追寻艺术真理的探索就未曾停歇。于是我们有了爱森斯坦的“画框论”、巴赞的“窗户论”，以及麦茨借道精神分析学而提出的“镜像论”。这些理论演进，深刻展现出人们在不同阶段的美学视野、技术条件、媒体环境中，对影像实质产生的不同理解与思考。

时至今日，这种思考已有相当部分迁移至以短视频为代表的网络影像，显而易见的是：以过往经验来解释短视频发展的诸多现象已力不从心，而短视频本身的高速迭代与无限延展，甚至已超出了艺术创作的范畴，使其发展进入了与现实互嵌的“生态论”阶段。

影像本体：被打破的画框

从一开始，我们就很难给短视频下一个精准的定义，时长、画幅、格式，所有最基本的技术参数都显现出参差不齐的状态。这种极大的包容性，一方面源于用户创作的不断涌现，大众的热情与想象打破了一切短视频的限制性；另一方面，则是从串流到直播的视频平台五花八门、层出不穷，短视频的生产序列围绕着不断变化的观者喜好与市场需求，指数级地丰富起来。

一个值得思考的例子是“小程序短剧”的悄然兴起，自成一派。顾名思义，这些剧目无需借助主流视频平台，于微信“小程序”中即点即看。除了获取与观看的便捷性，此类短剧与传统网剧的最大区别在于将“短”字诀发挥到极致。天下短剧，唯快不破，每集均长一分钟、动辄上百集，手指滑动间，已是十数集开外了。当你怀疑这种产品何以生存时，某剧24小时用户充值破千万、一部爆款以小博大超高回报等消息可谓不绝于耳。2023“小程序短剧”元年的格局业已打开。

你若带着好奇去看究竟，这的确是一种超出经验的观片体验。蒙太奇的画框被迅速打破，直截了当的信息输出取代了镜头的排列与碰撞，于是在镜头间寻找对比、象征、隐喻等效果与意义，也就显得多此一举。这种简单直白、以快制胜的叙事策略意味不足，却因为穿越、逆袭、玄幻等剧情设计的一波三折、肆意翻转而显得爽快有余，每一分钟都在颠覆上一分钟，观者仿佛在和编导斗脑筋急转弯，手指便不由加快了滑动进片的速度。

毋庸讳言，你很难将这些制作归入主流，但它们的确实牢牢捕捉住了喜好“金手指”爽文的那批目标受众，而在转折点与情绪位上精准的卡点与断集，令付费观看聚沙成塔，成功撬动了规模可观的一片下沉市场。

短视频泛化，如今已成为一个具有争议的话题，似乎它的兴盛在反噬影像应有的模样。正如在数量庞大的Vlog制作中，手机取景已很难成为爱森斯坦所言之“对象与人们观察它的角度和从周围事物中截取它的画框之间的相遇”，而仅能构成一种观察与截取都缺位的电子记录，这种记录在“剪同款”的强烈节奏中，进一步沦为碎片，不由分说的情绪宣泄与观点输出胜于一切。

令人不安的是，这种强于观点输出的创作趋势进一步向长片领域蔓延。不久前上映的《火山挚恋》便被网友戏称为短视频化纪录片，其被诟病之处大多指向：以火山影像奇观化为卖点，通篇利用旁白解读主人公夫妇的内心世界，试图设计出安置戏剧冲突的情绪线与叙事线，由此挤压客观反倒失去了纪录片的力量。

如此看来，当我们站在传统影像的角度来审视短视频，它总有这样那样的格格不入，但现实在于：网络几近垄断大众的信息来源，短视频已是信息传播的基本范式，革新既有理论、由新视角去理解与定义短视频已是必须。

从窗户到游乐园

那么是否可以短视频视作这样一座游乐园？它是一个大多数人可以拥有的私人领地，较之“窗户”的结构则更为开放，分享发布就如同创作者打开园门，邀请观者走进自己的世界，关上门户便是自己的精神天地。

于是网络就成了游乐园的集合，每个人都努力装点修饰自己的乐园，营造足够有趣的游玩项目：描绘温馨浪漫的家庭Vlog是旋转木马，惊悚刺激的悬疑剧是过山车，萌宠育儿就像是稚趣盎然的淘气堡，还有带你饱览各地风光的小火车。在短视频的各种垂直分类中，你都能找到相对应的游乐体验，而在这种参与的过程中，你很难分清谁是游乐园的建造者，谁又是游玩者，因为当下的短视频并不完成于剪辑结束的那一刻，唯有创作者与观赏者产生有效交互，才能真正闭合它的制作周期、实现它的传播意义，而这—特性在自媒体环境中尤为凸显。

因而在今天的短视频创作中，我们越来越强调“有机内容”的概念，其中主要涵盖了用户生成内容(UGC)、提示和技巧、案例研究、展示创作者人性化的内容、以及模因(Meme)。在日常的短视频观赏体验中，UGC显然已占据主要份额，据最新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披露，截至去年底，我国短视频用户规模超10亿，其中达到周更频率的创作者占四成以上，庞大的基数加之高转化率，造就了UGC数量的井喷。



不久前上映的《火山挚恋》被网友戏称为短视频化纪录片。

其实早在三年前，“大象纪录”便与优酷联合发起一项“全民纪录计划”，募集5000多名普通网友提供自拍素材，串联成一部纪录长片，用千人千面全景式地刻画了举国抗疫中既平凡而又不寻常的一天。这种早期的影像实验，本质上是对UGC短视频叙事能力的深度挖掘与极限考验，时至今日，UGC的量变早已形成质变，进化为一种标准的影像素材来源，通行于自媒体以及各类网络媒体中，而移动拍摄的竖屏与抖动、自拍及各类视角的任意切换、追求现场感的解说与观点表达，都构成一种原生而又自洽的影像语言系统。

可以说，短视频兴盛的背后，离不开UGC的崛起，影像自由、想象自由与表达自由，带来了众人在UGC乐园里的狂欢。

这就推导出一个有趣的猜测：过往由精神分析学而来的“镜像论”，认为观者通过镜子般的银幕，认识到“他者是谁”，进而得以意识到“自己是谁”，那么在短视频时代，这种由“他者”至“本我”的关系是否依旧存在？可以肯定的是：勇于善于展现自我的短视频创作者，都在努力标记自己独一无二的显像，“他者”的心理投射似是稀薄起来；但“镜像”所论及的更深层次，则是虚拟与现实、想象与真实的交错与混淆，这类镜像体验无疑在短视频中得到了更好的落脚点。

就像镜子迷宫是一种古老而又令人欲罢不能的游园游戏，短视频用压缩后的高浓度与高频率，为观者提供幻想的进口，以及那兜兜转转找不到出口，主打开挂人生的“小程序短剧”多有拥趸便不难理解了。

产业链的门面与撬点

但若单纯将短视频视为游乐园，实质上是收窄了它的功能领域与作用范围。今日的短视频在替代图文、大幅改变大众接收与读解信息习惯的同时，已深深嵌入社会文化传播与日常消费行为，形成了一种自我繁衍与社区共荣的生态。

在上文提及的“有机内容”中，用户生成内容常常与各类提示和技巧、案例研究、人性化内容交织在一起，这便引出模因这个新概念。演化生物学家理查·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一书中，以遗传基因为类比，将文化遗传因子命名为“模因”，指向一种思想、主意、风格在人际间的传播与演化。正如DNA作为生命蓝本，指导着细胞的生长发育，模因在文化与精神领域，极大影响着个体的决策与行为，而极易输出情绪与观点的短视频，便成了模因的最佳介质。

一个显著的结果是：当我们在厨艺、美妆、穿搭、家居等各类短视频中，刷得乐此不疲时，我们

会倾向于听从创作者的召唤、复制他们的行动，这就使得短视频成了娱乐、学习、消费乃至许多人赖以生存的场所。

有几组有趣的数据足以说明这一问题。《2023抖音读书生态数据报告》指出，过去一年内读书类视频播放量同比增长65.17%，其中五分钟以上的视频发布数量同比增长279.44%，而截至2022年入驻抖音已认证的教授已近400位，更有45位院士、四位诺奖得主在抖音平台上分享科学研究成果，短视频俨然化身新型“口袋书”，成为碎片时间学习的一种重要工具。

另一组值得一提的数据则是在最近召开的“2023抖音电商作者峰会”上给出：在过去一年中，有515万新人加入电商创作者队伍，总计884万作者通过短视频、直播等形式带货盈利，其中累计商品交易总额超10万者的逾60万。不可忽视的是，在这些数量激增的电商作者背后，有着更多上下游各色行业的生产者，短视频无疑成为了这条庞大产业链的门面与撬点。

于是在这样的生态结构中，短视频真正成为了一种生产力，前所未有地重塑着大众的生活，影像艺术也从此由想象中走出，有了主动改变现实的力量。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乐 鉴

回归“正拍”：伍佰、凤凰传奇跨世代翻红的解读

赵朴

“花五百去伍佰的演唱会，唱伍佰的歌给伍佰听”。歌迷的话看似调侃，却是伍佰如今人气的真实写照。演唱会上，当那些金曲的前奏响起，伍佰可以不用拿话筒、不用背吉他、甚至不用开口，只需大手一挥，数以万计的观众就能整齐划一开始大合唱——从头到尾。凤凰传奇的现场，观众大合唱的热情不遑多让，尤其唱到那首《全是爱》，几万人会自动分成男女二声部对唱。这些场面，在老歌迷看来，震撼中透着奇诡。

遥想世纪之交那十余年，无论伍佰还是凤凰传奇，年轻听众都嫌其“土”而避之唯恐不及，为何现在这批95后、00后的年轻人，会在同样的歌声中如此沉浸？就连伍佰本人都感到莫名其妙：“你们都是25岁，为什么会听我的歌呢？我写这些歌你们还没出生呢。”的确如此，在反映年轻人主流趣味的QQ音乐上，伍佰收藏量最大的三首歌曲，《Last Dance》和《挪威的森林》均发表于1996年，《突然的自我(live)》发表于2003年；而凤凰传奇收藏量最大的三首歌曲《奢香夫人》《全是爱》和《郎的诱惑》都出自2009年的专辑《最炫民族风》，这些十几、二十年前的老歌穿越时空引发今天众多年轻人的共鸣，内在原因值得探究。

遭遇“反拍”，生不逢时

不妨先回望过去，看看这些歌为什么当初被年轻人嫌弃。

有人从代际抵触的角度来理解，当年凤凰传奇的歌是大妈们广场舞的“标准曲”，伍佰的歌则是呼朋引伴、商务应酬的交心曲，成年人喜

欢的歌，年轻人无感；有人从主流审美和青少年亚文化交锋的角度解读，凤凰传奇经由央视青歌赛、星光大道等主流媒介起家，主流范儿与彼时的青年亚文化有隔膜；有人从都市青年时尚和更大范围的通俗文化的错位来阐释，伍佰的歌喧嚣在发廊、十元店、苍蝇馆等市井之地，与时尚毫不搭界，而凤凰传奇的歌除了在上述场所播放，更通过手机彩铃铺天盖地，与《老鼠爱大米》《香水有毒》一道被文青们视为“口水歌”。

这些阐释各有道理，但从音乐本身来观察似乎更直接：只需对比当时最受年轻人追捧的音乐，便能马上认识到伍佰和凤凰传奇的“问题”所在。

新世纪初，正是周杰伦引领当代R&B和嘻哈音乐风潮席卷华语乐坛的时期。他深受黑人音乐影响又别具一格的曲风、天马行空的音乐创意、精致华丽的编曲设计，都让年轻听众耳目一新，甚至含混不清的吐字发音都被理解为对传统的字正腔圆演唱美学的不屑。在他种种标新立异的表达方式中，最具颠覆性、同时也更为潜在的是对反拍律动原则的贯彻。

R&B和嘻哈音乐植根于美国黑人音乐，强调反拍(以4/4拍为例，即每小节第2、4拍)，这与我们传统中习惯逻辑重音在正拍(每小节第1、3拍)的音乐律动方式截然不同。无论《星晴》《说好不哭》这类情歌，还是《娘子》《最伟大的作品》等说唱歌曲，反拍律动一直是周杰伦音乐的底层逻辑。

即使那些“中国风”歌曲，仍然贯彻了反拍原则。在《青花瓷》中，他唱“素胚勾勒出青花，笔锋浓转淡；瓶身描绘的牡丹，一如你初妆”时，

重音落在“勒、花、浓、绘、丹、你”，这种韵律安排显然与我们的语言习惯相左。妙的是，这些重音也并非都在音乐节拍的反拍上(如“勒、绘”在正拍)，但仍然在语感上形成了“反拍”效果。这些错配的重音带来新奇的体感，与歌词的(仿)古典意蕴形成审美张力，宣示着不易察觉的叛逆。

随着周杰伦和同时代的陶喆、王力宏等一批创作歌手连续推出高品质专辑，并不断为其他歌手输送作品，R&B成为新世纪初华语歌坛的主流。这类歌曲就像艾略特笔下“巨大的回响室”，将反拍律动原则“渗透到读者(听众)的潜意识中”，形成一代年轻人被建构的审美范式。

反观伍佰和凤凰传奇，他们歌中平直而工整的正拍律动，在周杰伦的时代很难调动起年轻听众的审美积极性。“所以暂时将你眼睛闭了起来，黑暗之中漂浮我的期待”，伍佰的词并非缺少诗意和浪漫，而是少了反拍跳荡的青春气息；“听见你说，朝阳起又落，晴雨难测，道路是脚步多”呈现出打油诗的口感，来不及品味其中的惆怅与洒脱便会被丢到一旁；“乌蒙山连着山外山，月光洒下了响水滩，有没有人能告诉我，可是苍天对你在呼唤”，节奏工整得就像在教室里背诵《望庐山瀑布》，谁还愿意去探寻歌曲波浪壮阔的历史背景？

当基调出了“错”，伍佰淳朴的口音和形象、演唱时肆意挥洒的汗水，杨魏玲花嘹亮的风格唱腔和曾被“东施效颦”的“yoyo”“oh yeah”，每一个细节都是“错上加错”，“土”的风评由此定性。迎头撞上周杰伦的时代，伍佰和凤凰传奇

只能自叹生不逢时。

国风荡起，潮流回归

流行风潮就像钟摆，出走又回归。新世纪之初形成热衷反拍的音乐潮流，其中有音乐语言变革创新的审美因素，也不能忽视时代背景的影响。周杰伦等人的华语R&B和嘻哈音乐创作，事实上是对黑人流行音乐的本土化。周杰伦试图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和黑人音乐表达方式之间的差异，让华语流行音乐的面貌焕然一新，也对如何向青少年群体展示中华古典美学做出了有益探索，但毋庸讳言，其音乐根基还是美式的，贯彻始终的反拍律动就是重要表征。当时以反拍律动为基础的青少年音乐审美观念，表面看是以新奇为时尚，背后的逻辑是因“洋气”而时尚，自然，伍佰和凤凰传奇的音乐就会因“接地气”而被视为“土”。

世易时移。随着国力此消彼长，民众对我国传统文化和国产文化产品的关注度、好感度都在增强，“国潮”之风逐渐汇聚，在青少年群体中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力。

反映到音乐领域，R&B为代表的西式音乐已不再是华语乐坛主流，反拍律动失去主导地位，包括“国风”“古风”歌曲在内的中式流行歌逐渐起势，刻在我们文化基因里的正拍律动在年轻人的审美中复苏。受到音乐产业两次迭代的影响，近年来产出的大量“国风”“古风”歌曲及其他类型的中式流行音乐，品质参差不齐，到上个时代的曲库中寻找“遗失的美好”，成为歌迷们的乐事。国潮涌起，为那些曾被时尚嫌弃

的、以正拍律动为基础的佳作回归设定了必然性，伍佰、凤凰传奇的去“土”返“潮”，缺的就是一个契机。

当《Last Dance》在热播剧中反复出现、当翻唱版《海底》在2021年播出后感动万千网友，伍佰和凤凰传奇的命运齿轮开始转动。看似他们一夜之间赢得了新一代年轻听众的热爱，实际上是国潮涌动的背景下，曾经那些做“错”的都成了对的：伍佰舞台上飞扬的汗水是他的真诚和生命力、不那么优美的声线是率真朴实、情感充沛、玲花的高亢唱出了蒙族音乐的豪迈、穿透力十足，而且千万别小看曾毅，“凤凰男爵”其实唱功一流，rap非常稳。

伍佰和凤凰传奇歌曲中的正拍律动，不仅为数万人整齐划一的大合唱统一了音乐节奏，也为他们找到了共同的情感节奏，背负生活压力的95后、00后得以在大合唱中宣泄解压，在共同的歌声里找到归属感。

值得注意的是，与伍佰、凤凰传奇演出中万人合唱相映成趣，周杰伦上海演唱会连开四场仍一票难求。年轻听众喜欢周杰伦，是因为对歌里的青春话语表达有强烈共鸣，而高唱伍佰、凤凰传奇，则既有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又有对小我生存状态的共鸣。我们可以看到，如今华语乐坛的正拍、反拍两类音乐，各有其情感指向和文化内涵，在年轻人的流行文化中并行不悖，各美其美。这也从一个侧面展现出我国文化生态的多元与活力，以及开放包容、美美与共的大国风范。

(作者为流行音乐专业博士、杭州师范大学副教授)